

試 評

紅樓夢新英譯

宋 洪

前 言

自「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發表後，友好相見之時，總以何時能見到我的詳細評論爲問。大抵我對翻譯一向深感興趣，常常發表這方面的文章，而紅樓夢又是我近年來專心研讀的對象。好不容易紅樓夢有了新的英譯本，大家認爲詳細校閱這本新譯由我來擔任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而我二十多年來一直浸淫於紅樓夢之中，見到全譯本的出版，喜悅之餘，作一較詳盡之校讀，再介紹給大家，也是義不容辭之舉。

說實話，紅樓夢這本鉅著，讀起來並不容易，余英時先生「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有這麼一條註解：

「隨筆」（指俞平伯文）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誌讀書粗心之過。

他這篇文章同時指出我「論大觀園」一文漏過了第七十五回榮寧二府男人參加了凸碧山莊的敝廳上中秋賞月這一段，雖然他補充說：「宋先生的說法基本上是符合作者原意的。」（註一）令我讀後非常慚愧和惶恐。相形之下，這疏忽豈止是漏掉了吞舟之魚？可見讀這本書，我們非但

（註一）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卷第一期，頁222，頁233。

要細心，更要虛心。所以最近七八月來，我一有空閒就讀霍克斯教授的英譯本，並作筆記，雖不敢說做到從頭到底字對字、句對句的那樣英漢對照讀法的地步，因為時間上有限制和閱讀時中英並讀的不便；但大體上是照這原則做的，有時還要查好幾個版本，時常請教高明，以免下輕率的斷語。現在將這些筆記整理了一下，並拿這次初步校讀的結果公諸同好。將來有機會細讀，好好推敲，一定會有新的發現，而別人讀後一定也會另有發現，所以這篇文章稱為試評。

值得告慰的是這次對照閱讀的結論，大致上與我在幼獅月刊總號第二五九號上發表的「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的結論相符合。我對霍克斯的英譯的估價並沒有因此而動搖。關於翻譯，我一向不主張偏重理論，因為不相信祇憑理論就可以使人成為好的翻譯家。可是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曾經提出過一個勝任的翻譯工作者所應具有的條件：

- (一) 對原作的把握；
- (二) 對本國文字的操縱能力；
- (三) 經驗加上豐富的想像力。

以這三個條件來衡量霍克斯的翻譯，他可以說游刃有餘。他曾譯過屈原的離騷等名著，譯文流利通暢不在話下，而且常有神來之筆，對紅樓夢這樣一部包羅萬象的鉅著，當然勝任愉快。尤其難得的是他對於紅樓夢有深入的瞭解，對原作那時代的風俗習慣以及人物的神態口吻都能譯得恰如其份，令讀者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力和用心。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原作的那份虔誠之情，而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翻譯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品質。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譯文中偶然免不了疏忽和誤譯，這是任何譯者所不能免，而且有些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很難下是與非的斷語。東方學大師韋理（Arthur Waley）在翻譯上犯的錯誤，已為人所指出。高手如夏濟安在霍桑的「古屋雜憶」中，會把牛cow誤看為烏鴉crow，一直到最近才由友人看出，完全是無心之失。霍克斯的譯文中這些問題可以歸入小疵一類，大部份是情有可原的，也是可以補救的。筆者幼時曾在北京住過多年，有幸在滿人貴族家中住過一個時期，所以對紅樓夢裏面的家規、禮節等

並不完全是門外漢。說老實話，在細讀霍克斯英譯之前，我是抱着又喜又懼的心理，喜的是紅樓夢第一次有了全譯本，而譯者又是備有充份條件的學者，懼的是他可能對書中的繁文縟節理不清楚，以致處處碰壁。讀完之後，這種疑慮已一掃而空。他對原作的理解，並不比一般中國知識份子低，而且由於他的謹慎細心，處理得有條不紊。以上所說將在後面各節一一舉例加以具體說明。

最重要的還是他究竟是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文學教授，所以對紅樓夢的性質有正確的掌握而能從大處着手。有些鑽入牛角尖中的中國「紅學家」反而缺乏這種基本認識。讀者不信可讀下引譯序中的一段：

But for all the little haircracks that the scholar's magnifying-glass reveal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an amazing achievement and the psychological insight and sophisticated humour with which it is written can often delude a reader into judging it as if were a modern novel. In fact neither the idea that fiction can be created out of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 nor the idea that it can be concerned as much with inner experience—with motives, attitudes and feeling—as with outward events, both of which are a commonplace with us, had been so much as dreamed of in Xueqin's day. His numerous rewritings and the various mythopoeic 'devices' with which his novel is littered all testify to his struggle to find some sort of framework on which to arrange his inchoate material. At one Point, so Red Inkstone tells us, he even thought of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romance-form altogether and writing a veres drama instead. Certainly he was influenced much more by the techniques of drama (which he loved) and

painting (which he practised) than by any of the pre-existing works of Chinese prose fiction, which on the whole he rather despised.

第一，他說紅樓夢的細節中充滿了深刻的心理描寫和精湛的幽默筆觸，很容易使讀者以爲它可以和西洋的「現代小說」相提並論。這是極正確的看法，紅樓夢可以說是一部無古無今的獨特作品，不屬於任何一種或一派的小說的範疇。任何以它與西洋小說相比的嘗試當是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其次，他指出曹雪芹不斷重寫是出於他創造過程中一直在尋找一個骨架以安置他手中粗糙的原料，好使他細細雕琢。他受戲曲和繪畫的影響遠較其他以前的小說爲深，因爲他根本看不起這種才子佳人的說部。

這兩點可以說掌握到了欣賞紅樓夢的樞紐。紅樓夢的獨特性和大藝術家曹雪芹追求新形式來表現自己的企圖，正是我們研讀紅樓夢所應先有的認識，否則便會陷入新紅學的迷障而不自知。霍克斯以一位遲於曹雪芹兩個世紀的異國人而竟能在熟讀紅樓夢之後智珠在握，千錘百鍊的把紅樓夢譯爲第一流的英文，曹雪芹九泉之下有知亦當引他爲知己。

紅 與 綠

一個基本問題

我在「喜見紅樓夢新譯」中指出：霍克斯把「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譯爲 A Dream of Golden Days，悲金悼玉可能是漏譯，紅樓夢則變成黃金時代的夢憶了。譯者說也許正確的譯法應該是

A Dream of Golden Girls

可是 golden girls (金釵) 在英文中會引起不同的聯想：

.....but the vision of sun-tanned bathing belles
which it evokes is too far a remove from the
fragile blossoms of the novel for it to have been
considered seriously. (p. 20)

金色美女使人想起海灘上皮膚晒得金黃的女郎，與原作中弱不禁風的美

女風馬牛不相及。Golden girls 的確使我們想起歐美電影中的金髮女郎；譯者避而不譯，自不足爲異。雖然莎士比亞的Cymbeline中用過：

Golden lads and girls all must,

As chimney sweepers, come to dust.

倒是很妥貼，但極少現代人會想到如此用法。所以譯者和吳世昌把十二金釵譯爲 beauties，王際真譯爲 maidens，都是很自然的事。霍克斯對通用的英譯書名抱有極大的反感：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非但英文如此譯，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俄文都如此譯，他認爲

These translated titles are somewhat misleading, The image they conjure up -- that of a sleeper in a crimson-coloured room -- is a highly evocative one, full of charm and mystery; but unfortunately it is not what the Chinese implies. In old China storeyed buildings with red-plastered outer walls -- this is the literal meaning of 'hong lou' -- were a sign of opulence and grandeur. (In Peking it is the former palaces, temples and yamens that have red walls; the habitations of commoners are for the most part grey.) But 'hong lou' early acquired another, more specialized meaning. It came to be used specifically of the dwellings of rich men's daughters, or, by extension, of the daughters themselves. (p. 19)

因此譯者把書名譯爲 The Story of the Stone，自有他的理由，況且手鈔本一向用石頭記爲書名，他這樣譯，雖違反「從衆」（包括王際真、吳世昌、夏志清、張心滄、Joly, Kuhn 等人）的不成文法，尙情有可原。可是他進一步把紅字作某一程度上的根本推翻，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

One bit of imagery which Stone-enthusiasts

will miss in my translation is the pervading redness of the Chinese novel. One of its Chinese titles is red, to begin with, and red as a symbol -- sometimes of spring, sometimes of youth, sometimes of good fortune or prosperity -- recurs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it. Unfortunately -- apart from the rosy cheeks and vermeil lip of youth -- redness has no such co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I hav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reds have tended to turn into English golds or greens ('spring the green spring' and 'golden girls and boys' and so forth). I am aware that there is some sort of loss here, but have lacked the ingenuity to avert it. (p. 45)

譯者以爲紅色在英文中除了使人想起年輕人的緋紅面頰和鮮紅嘴唇之外，不會使英文讀者聯想到春天、青春、吉祥、富貴，倒不如英文中的金色與綠色。他承認把紅色代之以其他顏色，對原作多少有一點損失，可是除此之外，他實在無能爲力。我想中國讀者不會同意這一點，因爲這不止是多少有一點損失，而是無可補償的大損失。紅字與紅樓夢、賈寶玉，甚至曹雪芹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任何重大的更動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周汝昌指出：

可注意者爲陳亨詩鈔別集卷一葉十五有詠紅書事一詩，體係排律，每句用紅色典故，悱惻迷離，極爲神秘！意此愛紅一事，淵源亦有自來。曹寅之詩如能獲確解，則雪芹本意必不難明，書此俟詳。（註二）

所以第一回中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譯者把悼紅軒譯爲

Nostalgia Studio

紅字不知何處去了？紅塵的紅當然也失了踪。（王際真譯爲 Red Dust

（註二）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頁515。

，註解 The mortal world) (註三)

至於賈寶玉的「愛紅」，紅樓夢的讀者一向都知道的。早在清末，解盒居士的「石頭臆說」即指出：

寶玉既為赤霞宮侍者，又號絳花洞主，其所居軒曰絳芸，院曰怡紅，所謂愛紅毛病其在斯乎！此書名曰「紅樓夢」，絳珠之密又是茜紗，總不離乎絳紅者，近是必另有命意，俟考。(註四)

周汝昌更進一步指出：

寶玉以愛紅聞名，名仙草曰「絳」珠，石頭乃赤瑕（俗本妄改「霞」，誤，脂批有專釋「瑕」字語）宮侍者，住處則曰「絳」芸軒，悼「紅」軒，別號曰「絳」洞花主，喫了環金釧唇上之紅，愛襲人姨妹身上之紅，……必非無故。(註五)

赤霞宮，霍克斯譯為

Sunset Glow Palace

按赤霞應照鈔本為赤瑕，指玉之有病者，譯者不讀脂批，而且說明根據程高本，不能怪他。但 sunset glow 固然帶有紅色之意，勉強可轉指晚霞，那麼朝霞又如何？絳珠草則保留了紅色，譯為

Crimson Pearl Flower

至於第八回中晴雯把寶玉寫的三个字：「絳芸軒」貼在門斗上，譯為

Red Rue Study

保留了原意。這些小節有的避免紅色，有的保留紅色，還無關緊要。可是譯者把賈寶玉所居的怡紅院譯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中文變成快綠院，則未免近於牽強而破壞了原作的完整性。

第十八回，元春把寶玉隨賈政遊園題對額時所建議的「紅香綠玉」改為「怡紅快綠」，並定名曰「怡紅院」。霍克斯的譯文是

(註三)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lated by Chi-chen Wang, p. 1.

(註四) 一粟編「紅樓夢卷」第一冊，頁187。

(註五) 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頁515。

.....and she renamed 'Fragrant Red and Lucent Green' '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and named the building in its grounds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p. 364)

同回中寶玉寫的四首詩之一「怡紅快綠」也隨着改爲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第二十六回，賈芸來探望寶玉，從他眼中看見

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着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着，「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恁樣四個字。」

譯文是：

Above the steps was a little five-frame penthouse building with a glimpse of delicately-carved partitions visible through the open doorway, above which a horizontal board hung, inscribed with the words

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So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Jia Yun told himself. 'The name is taken from the inscription.' (p. 511—512)

按怡紅快綠之所以得名是因爲

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着幾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

其重心無疑在海棠，芭蕉只不過是陪襯。所以賈政特地解釋這是異種海棠，出自女兒國，故叫做「女兒棠」。譯者把海棠譯爲crab-apple blossom，女兒棠譯爲'maiden crab'。

第二十六回，賈芸到怡紅院去時，見到芭蕉。可是第二十五回寶玉前一天見到小紅，當天早晨找尋小紅，竟然找不到，却在遠處「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在這下面脂評有這樣一段：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
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幾回非余
妄擬也。（註六）

按「隔花」句出西廂記「寺警」折。海棠的作用在此就發揮出來了。

更重要的是第七十七回，寶玉認為晴雯命在旦夕，因他這樣說：

「這階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
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

襲人不服，寶玉再進一步解釋，用了很多前人——包括名臣和美人——
作譬喻：

「……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邊。」

晴雯居又副冊之首，其重要可知，海棠花和芭蕉二者何者為重不言可
喻。

全書關鍵之一是：怡紅院的基本色調是紅色，重點放在海棠花上，
與林黛玉的瀟湘館的基本色調綠色成一對比，男女主角所居遙遙相對暗
合「紅男綠女」，所以瀟湘館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而後院則有「大株
梨花兼着芭蕉」。如怡紅改為快綠，豈不犯重而失去對比的原意？霍克
斯把瀟湘館譯為

The Naiad's House

Naiad是希臘神話中河邊湖濱的仙女，暗指瀟湘（均河名）妃子，在英
文中綠色的翠竹看不出來，照原文字面而言是避掉了。

可是有一點是無法避掉的。假定一位英國讀者讀完了霍克斯的譯文
，非常喜歡原作，遇見一位中國人，攀談起來，說：「貴國的一本名著
小說『石頭記』寫得真好！」石頭記之名可能要轉一個彎才會在這位中
國人腦子裏產生反應：他大概指的是紅樓夢。接下去那位英國讀者又說
，男主角叫寶玉，他住的地方叫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中國人聽了之後一定不服氣，而且會糾正他：「你大概指的是

The House of Crimson Joys（霍克斯譯怡紅）

（註六）陳慶浩撰「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頁332。

或

Crab Red Court (張心滄的譯法)

吧！」這時兩人各不相讓，很有可能爭得面紅耳赤（總不能說「面綠耳青」），所以測驗譯文妥當與否的一個靈方就是還原，一還原，我們便會發現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有問題了。怡紅公子難道也隨之而改爲快綠公子嗎？在中國讀者看來，這是不可想像的。如此譯法，遷就英文讀者的目的是達到了，犧牲原作的用意和所連帶引起的問題却非常之嚴重。在一般中國人看來，二者之間是得不償失的。

好了，我們知道譯者並不是不明白怡紅院的原意。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而且明知這樣譯法對原作是一種損失之後，才下了這樣的決定。他甚至借用畸笏叟常用的批語「歎！歎！」來表示他所感到的無可奈何之情。我們不能怪譯者冒失，更不能說他誤譯。這是一個難題，中英無法兼顧的難題，也就因爲有種種困難，翻譯才會變成一種引人入勝的玩意兒，和層出不窮的挑戰。

(待續)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五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二期至二四期每期	二〇元

二至二四期合購 (第一、三期已無存書)
優待價三五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